戰國策補釋

戰國策補釋卷六

貴陽金正煒仲翬著

韓三

或謂韓公仲曰章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鮑本適下有兩字按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無兩字義亦自足韓必謀者謂秦魏合而圖韓與趙策國在謀之中義同鮑注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非也　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鮑本秦魏之主作秦魏之王此蓋

傳寫之譌鮑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公之事言當務此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按老子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右並通此不必泥公之事也與魏策此吾事也義同猶近人所云分內事耳書立政用勱相我國家左氏昭四年傳晉楚唯天所相相並訓爲助下服猶云下國上言裂地而爲諸侯則是韓魏之附庸故云下服此言安韓魏卽終身得資以相所封之國鮑注皆誤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按國語鄭語計億事注計算也無計

猶云不可數計與萬於周時皆舉數理以設喻也呂覽貴當篇此功之所以相萬也注萬倍也禁塞篇不可爲萬數注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鮑本計上有先字卽无之誤複鮑氏不辨先字之誤又以策有先離先合之言望文生義宜無當矣

韓人攻宋章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吳曰葢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攻宋疑人卽珉之譌按此爲韓珉相齊時事吳說是也田世家作韓聶聶卽珉說詳王氏

雜志珉損爲民而民人古通用因轉爲人書無逸懷保小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孝經民之行也釋文民本作人竝可爲證又唐人諱民爲人或由其時傳寫之譌蘇秦爲韓說秦王當從史作蘇代爲齊謂秦王篇中韓字皆當爲齊此由不辨韓人攻宋之譌悉改齊字以從之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按上必字疑當作內與外靡句相對爲文內與必篆文近似又涉下必字而譌也　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按始之秦當作始之梁故下文云今秦有梁君之心矣此與孔叢之文不同　晉文公一

勝於城濮而定天下姚云曾改子作下按呂覽貴直篇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衞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此文本應作子曾改無取　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鮑本此下有皆字按一勝承上韓原城濮而言此葢比字之譌徐鍇曰比皆也策文皆與比通用鮑本此亦當作比或注皆字於下而誤併入文也呂覽論威篇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尊與重義同　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按春秋用兵謂今之秦也上文言秦穆晉文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今秦强數世而大不王小不霸然猶春秋用兵者亦將以求立尊令成功名

於天下也主尊當爲立尊字形相似而誤也猶耶見荀子注及顏氏家訓春秋猶云終歲孔穎達春秋正義云言春可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國語吳語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爲義正同鮑注誤解

東孟之會章許異蹷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鮑本哀改爲列按竹書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列侯時韓安得有鄭惟哀侯立六年而見弑亦不待許異立之爲君疑哀侯當作懿侯哀字古音讀如衣與懿一聲之誤呂覽審爲篇昭釐侯有憂色高注哀侯之子也畢沅云哀侯當作懿侯懿誤爲哀亦與此同當時君相皆爲賊害許異因蹷若山佯死得免於難而繼立爲鄭

君故許異終身相焉史言韓嚴疑卽嚴遂紀年言山堅疑卽陽堅史舉嚴而不及政以政爲遂所使也呂覽貴卒篇鮑叔御公子小白僵注御猶使也僵猶偃也與此事正相類韓非內儲說上篇文與策同韓世家載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當卽一事而兩存不決耳　則許異爲之先也荀子修身篇以善先人者謂之敎注先謂首唱也此言鄭君之立異有定策安宗廟之功　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然而吾弗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吳曰一本日作曰按作曰是也正與下文云者相應云言也見詩何人斯傳云者謂爲是言者　今强國將有帝王之亹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國語魯語若

鮑氏有疊注疊兆也易屯宜建侯而不寧釋文鄭讀而曰能　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按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注與從也霸當作伯左氏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注伯諸侯長荀子王霸篇五伯是也注爲諸侯之長曰伯下文立帝而霸霸亦當作伯毛氏曰伯者取牧伯長諸侯之義後人恐與伯字相溷故借用霸字以別之　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鮑注立言彼爲帝由我尊之按鮑說非也立當爲竝之肬損半字史記始皇紀竝河以東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漢書鮑宣傳貪吏竝公受取不已注竝依也音步浪反又雋不疑傳

丞相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漢紀孝昭紀通鑑皆作並不敢言竝誤爲立正與此同

秦大國也章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姚云以曾作己按春秋文曜鉤亢爲疏廟宋均注疏外也呂覽貴當篇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漢書劉向傳注以由也故秦買之三千金言但秦能買之也故與顧通禮記祭統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疏一云顧故也釋詞顧猶但也　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按國語晉語知程鄭端而不淫注淫

邪也周禮宰夫注用貨賄也淫用謂賣美人以得金爲猶得也晉語不得政何以逞志注得政爲政也不明當作亦明字形相似而誤

或謂韓相國章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按有無二字竝衍或後人以意補者省之卽與下文吻合史記張湯傳湯傾身爲之與此爲之義同以所事善平原君當作所以善平原君與上文所以善扁鵲下文乃所以惡於秦相應爲文所以二字誤倒又衍事字文義遂晦或一本作事

一本作善傳寫誤併入文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按公仲郎韓珉下云楚王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公仲聞之而悅足證其爲一人此文或本作韓使公仲珉之秦韓使二字淆次於下致生疑義　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每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按父兄謂韓之公族左氏昭二十二年傳不能媚於父兄注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韓非八姦篇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不能獨立制於眾也勢必不善楚眾欲善秦也得眾者不能獨立而珉

爲父兄所惡故楚王欲以國輔之相韓莊子列禦寇篇人將保汝矣釋文引司馬注保附也　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姚云士錢作仕字鮑本亦改爲仕按周禮載師注士讀爲仕亦不煩改於字疑衍論語憲問篇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同升在公朝疏諸於也此文亦謂仕之公朝鮑注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非也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韓侈在唐公仲死按秦策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高注公中韓侈也此文或如吳說別是一人漢書揚雄傳平原唐其壇曼兮注引鄧展唐道也　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

按此文疑脫或爲二字所言非侈自陳之辭也竹書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此卽其人　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乎姚云曾有下入字鮑本無按下入字卽又之誤衍恨讀如很違也　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按後漢書周章傳論權也者反常者也卽鮑注權變之義於文自通吳氏以爲字誤非也令當從黃氏札記作今正對韓侈且伏山中而言鮑注秦人大繆

客卿爲韓謂秦王章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强首之者珉爲疾

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
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
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按議當讀義古
字通也珉知有其君不知有異君知有其國不知有異國
故謂之義首之者當爲冒之者字形相似又涉下文首垣
西首而誤說文冒蒙而前也易繫辭上傳冒天下之道虞
注冒觸也漢書禮樂志民人抵冒注冒犯也疾力見呂覽
尊師篇注鮑吳釋爲病竝非首坦當作首垣遠當爲近字
之譌也不及魏鮑本及作反於文當爲拔俗書省拔爲犮
因誤爲及或誤爲反兵薄梁郭不拔而爲成欲絕南陽而

西首也廣雅釋詁首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注首嚮也所以不者不與否通孟子萬章上篇孔子章注否不也不如是也言卒不成西首者齊宋之議皆鑒於燕魏陳蔡之不亡由齊秦楚不能絕地形而有其地故不欲從韓而攻秦也吳云此下有鈌文其說當是羣臣比周以下與此文不相屬或別爲一章　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鮑注言急於得二國按鮑氏增文見義說不足據疾字疑當作挾俗書挾作扶疾作疾二形相近而誤秦策樗里疾公孫郝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史記孟嘗君傳挾晉以爲重此卽其義爲公仲謂向壽章韓氏先以國從公

孫郝又云公孫郝欲以韓取齊故云挾齊韓也　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按史記張湯傳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漢書作事之此與貴賤不相事文義竝同　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敬當讀如儆魏策王儆四疆之內注儆戒也言既約楚趙而反復儆魏以聽秦也是或爲使音同而誤漢書黥布傳事已搆注搆結也字通作購史記刺客傳北購於單于索隱云購合也儆魏使其搆我卽甘茂使向壽歸報魏聽之事校之者謂計攻講之孰利也以上皆言王之專斷於國權不下移故

願公仲舉國以聽　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鮑本改國以爲以國侍作待注自從也欲秦王聽已不由左右按廣雅釋言侍承也原文自通不煩乙改吳說視鮑爲長惟自字當是因之誤晏子春秋自以爲遲一作因可證上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此卽其義

韓珉相齊章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鮑本大怒上增又字無也字按吏字疑當作魯聲之譌也大卽又之誤下云不如其處小國則豎不在齊可知又云二人者必入秦楚以魯近楚而周近秦也成陽亦珉所惡鮑注珉使之之秦亦非

或謂山陽君曰章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鮑本無及字注棘猶難也吳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按及當爲反本在不字下誤乙於上也交葢反之誤衍上不反齊與次弗納君爲對文棘疑疎字之譌疏一作疎疎誤爲踈因復誤棘春秋文曜鉤亢爲疏廟宋均注疏外也秦大國也章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此即其義又莊子逍遙游篇湯之問棘也是已簡文云棘狹小也則作棘義亦自通又棘猶傷也廣雅釋詁棘劇棘傷並釋爲箴疏證古謂箴爲傷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韓相國謂田苓曰史作陳筮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笙索隱引戰國策作田茶或田或陳當爲

齊之公族小司馬所據與今本不同字形相似而譌也

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鮑本王作主注公猶國也按公所以稱荅辭旨自顯鮑注大繆史記何作可王作主　臣請令發兵救韓令當作今今猶卽也漢書敘傳上謝曰請今奉詔謂請卽奉詔也文義正同

秦招楚而伐齊章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按外當爲謂一聲之譌秦王必謂向與下文向曰皆設爲問答之辭故終之以向請爲公說秦王知猶見也見呂覽自知篇注　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先蓋旡字之誤旡猶

不也燕策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先亦當爲无誤與此同廣雅釋詁即就也

韓氏逐向晉韋韓氏逐向晉於周按韓已僭王不得復稱氏疑亦韓珉之譌珉字脫損爲民因誤爲氏逐晉者珉故成恢得說韓王復之　周必寬而反之按國語吳語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注寬緩也言周少緩必自復之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按韓王二字當有一衍或由一本作韓一本作王校者旁注傳寫誤併入文

張登請費緤章張登請費緤曰鮑本請作謂按爾雅釋詁請告也禮記投壺請賓曰注請猶告也　西周讐之東周

寶之淮南說山篇侯王寶之注寶重也　是鏁以三川與
西周戒也小爾雅廣詁以用也說文戒警也詩采薇豈不
日戒箋戒警勑軍事也鮑注未安
安邑之御史章輸人爲之謂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
於王鮑本安下補邑字注輸安邑里名按鮑釋輸爲里名
無考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有俞如淳曰音輸縣名屬淸
河亦不得爲安邑之里輸疑作諭諭猶教也義與諷相近
授意於人使爲之請蓋其次所爲也公孫者是人以稱安
令之辭顏師古急就章注公子之子皆號公孫綦當爲其
荀子王霸篇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又云目欲綦色耳欲綦

聲注綦或爲其傳寫誤耳可以互證

魏王爲九里之盟章魏王爲九里之盟鮑本作九重按周書作雒篇俘殷獻民遷於九里注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作重者誤韓非作臼里九臼一聲之轉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姚云一無上馬字按廣雅釋詁四駕乘也大戴禮盛德篇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釋名釋言語取趣也馬遇造父之弟子馬當爲焉字形相似而誤焉猶於是也乃也呂氏春秋季春篇天子焉始乘舟注於是始

乘舟淮南繆稱篇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注言蹠乃往至也馬不千里與下文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文不相應馬當作駕廣雅釋詁一駕行也　是纆牽長也按周禮牛人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注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說文牽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古者駕車以牛故字從牛駕馬亦如之

燕一

蘇秦將爲從章民雖不由田作按由田之誤衍鮑本無

彌地踵道數千里鮑注彌猶亘踵猶繫按漢書武帝紀

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注踵接也猶言躡其踵呂覽論威篇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卽此彌地踵道之謂也　發興號令鮑本作發號出令與史文同按左氏哀十六年傳使興國人以攻白公釋文興謂興發也漢書宣帝紀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師文不必同史

奉陽君李兌章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按今君下脫合燕二字下文何吾合燕於齊卽與此文相應之猶於也呂覽應言篇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謂莫宜於此鼎也釋詞諸之一聲之轉諸訓爲於故之亦訓爲於　其以權立以重

外以事貴其謂蘇子也謂其資燕權以立進取之基非終抱弱燕而孤於天下也以重外當作以外重言將藉外勢以自重如周最在魏而有齊重之類以事貴言將約從以取貴如四國之因犀首以事也鮑注並非

權之難燕再戰章不如以埊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鮑注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按燕之所急在得趙救鮑說非也不事猶言無事無不字古通用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言無功也趙不救燕則燕齊合而趙且不能無事益以合齊怵趙而策其不能不救燕也齊策齊急必以地合燕而與趙戰亦即此意

燕文公時章齊王按戈而卻曰鮑注卻秦使退按廣雅釋詁卻讓也謂責讓也下云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正卽詰責之辭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劍而叱之注叱罵也文義相近鮑注未安　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强秦制其後今猶若也　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按爾雅釋詁功勝也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注功勝也禍福勝敗竝相對爲文後漢馮衍傳聖人轉禍而爲福因敗以成勝卽本此文齊桓事未詳所出鮑注好內而霸與上文不合桓公怒出宋夫人宋受而嫁之蔡侯桓公伐宋諸侯救宋大敗齊師

事見管子大匡篇於此文爲近惟證之以齊伐宋章似以
吳注爲勝吳云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
尊也鮑吳注並不及負字疑本作服負服字古通用故此
本作負淮南人間篇再鼓負輦粟而至注服駕牛也文注
字異正與此同服婦人謂服婦人之服色也鮑引左氏宣
十二年成十三年傳竝與開罪交固不切此當謂趙孟使
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事見晉
語　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按之猶
若也詳釋詞
人有惡蘇秦於燕燕王章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姚

云曾本云史作不官按館官古通用易隨官有渝釋文官蜀才本作館可證禮記儒行孔子至舍哀公館之注哀公就而禮館之呂覽期賢篇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注時往詣其館也此云不館亦謂不一臨存之耳　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按聽當爲德字之譌也左氏成三年傳然則德我乎疏德加於彼彼荷其恩故謂荷恩爲德　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而猶若也不卽下字誤衍　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吳曰秦字疑衍按蘇子說齊王實

以强秦爲辭此文秦字固非衍也　君以自覆爲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按君當
爲若字形相似而誤魏策君其爲梁王鮑本君作若君之
誤若猶若之誤君也後章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此文
足當爲楚之壞文下卽不之誤衍邊城疑是方城之譌或
不窺上脫趙字　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
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淮南繆稱篇而莫
能奪之名也注人不能與爭名是莫猶不也言不如臣所
說雖堯舜之智亦不取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鮑改趙

王爲趙主注襄子也按此追溯之辭猶云趙之先王耳若以襄子未嘗稱王則其時亦安有代王管子輕重戊篇雖有代王之稱然輕重篇爲戰國時人僞託之文不足爲據呂覽長攻篇作代君亦當據改此文矣鮑氏過泥吳正之是也惟吳引魏策亦誤安陵所稱襄王非趙之襄子說詳前卷且襄子可泛稱趙王不得遂稱襄王也

即酒酣樂進熱歠按素問氣交變大論其眚即也注即至也長攻篇至酒酣注酣飲酒合樂之時

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按進取之進涉上下文而衍此與戒厨人之文有別取者索也繼乃言進史記張儀傳厨人進斟無羹字說文斟勺也索隱云

斟謂羹勺故因名羹曰斟左氏傳公羊傳羊羹不斟是也揚子方言斟汁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曰斟郎小司馬所謂因勺以名羹也此文斟郎謂羹當從史省羹字又方言三斟益也淮南泰族篇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此釋為益義亦並通淮南齊俗篇炮烙生乎熱斗注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按廣雅釋詁狼戾很也又云狼很盭也盭與戾同漢書嚴助傳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文選洞簫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懟狼戾同義駢字鮑注蓋沿顏注漢書之誤知乃見

字旁注誤併入文　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史無以謝二字此當作割十城以謝乃卻　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史作言不足以決正計按此當各從本文不猶無也言燕無人足以求正而決事承上蠻夷辟處而言　獻常山之尾五城按國語楚語夫邊境者國之尾也穆天子傳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注尾山後也又或爲屬之譌屬之篆文上形作㞑鈌損半字因誤爲尾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鮑本無上曰有大數矣五字黃丕烈云兩曰字皆讀人質切按禮記月令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呂氏

春秋八月紀作天數高注天數天道以弱仇强故委之天數卽後文吾終以子受命於天之意黃說非也　直患國弊力不足矣淮南精神篇注直猶但也矣與耳義同趙策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史記魯仲連傳矣作耳齊策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風俗通引作將何如矣並可為證　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按呂覽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注孟長也長主亦猶孟侯　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按廣雅釋詁餘久也餘兵謂久役之兵卽後文所云久師也穀梁隱五年傳苞人民注制其人

民包與苞通漢書陸賈傳注安焉也廣雅釋詁取爲也言齊焉能復有所爲也　久師則兵弊周禮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疏師謂征伐後文河北不師亦謂不從征伐之役　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廣雅以與也　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按廣雅釋詁與生也淮南說林篇注不可言不能也春秋考異郵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注距猶起也

燕王噲既立章齊宣王何如鮑注衍宣字按史記及韓非外儲說竝無宣字此當是旁注誤併入文何如下當從韓非補主字文義乃完　禹授益而以啟爲吏及老而以啟

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鮑本爲吏上有人字支作友按授益下疑脫政字以啟爲吏當從鮑本補人字索隱云人猶臣也謂以啟臣爲益吏也韓非外儲說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與鮑本同史記通鑑作交黨亦誤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吳引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於此按墨子號令篇有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大事記失考韓非難三篇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注燕操子之也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韓非所謂燕操當是成安君李瓚以爲子之之名恐非　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按漢書鄒陽傳卒仆濟北應劭曰仆僵仆也師古曰仆音赴此文亦當讀如赴謂因燕民之怨太子之謀以兵赴之必破燕也　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按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數甲兵注閱數國語周語乃料民於大原注料數也市被及百姓無反攻太子之理蓋文之淆誤也原文當爲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及百姓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謂子之之徒反攻太子死者數萬即從太子以攻子之之百姓也文衍將軍市被四字及百姓

三字又淆次於下本義遂湮史亦沿策之誤乃卽反之譌衍
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按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注
先後猶左右左氏襄十八年傳其宦臣僕實先後之管子
問篇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並音悉薦戸豆反
燕昭王收破燕章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按史記燕世家
作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當據以訂正隸書於作扵與
收近似又疑於韓公仲收國事秦之文因致誤收復脫之
字故於文不完　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按管子侈靡篇承從天之指注指意也呂覽行論篇布衣
行此指於國注指猶志也字本作恉說文廣雅並云恉意

也指卽恉之借字　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呴字當從吳校作跔此策自北面以下與鶡冠子博選篇文同惟此作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按老子治人事天注事用也　士爭湊燕淮南精神篇袞世湊學注湊趨也漢書揚雄傳注湊趣也史作士爭趨燕文異義同

齊伐宋宋急章秦齊助之伐宋鮑本秦作奉是也淮南說林篇風雨奉之注奉助也又左氏僖三十三年傳天奉我也注奉與也史作奉萬乘助齊則奉猶持也見廣雅釋詁

義得兩通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按破宋殘楚肥齊即下所云三者本皆兩言平列爲文昔人因後有歸楚淮北之言知此殘楚但謂淮北乃注淮北於殘楚之下太元元衝大肥也大與肥義同故知大亦舊注高注秦策肥猶厚也厚猶大也義得轉注後文肥讎肥齊並不言大此皆後人傳寫誤倂入文耳大敗猶言大禍書微子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正義云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禮記孔子閒居四方有敗注敗謂禍裁也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也讀爲耶害

猶忌也下云齊未加信忌燕愈甚正承除害取信兩義而言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漢書翟方進傳心害其能害之義竝同於忌鮑注宋者齊之害非是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按此文疑有淆誤故與下文不相貫注當作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末矣字當作夫屬下文

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按上文矣字卽此句

首夫字之誤足下二字又涉上文而衍史記正作夫以宋加之淮北此節竝就齊言不當復云足下爾雅釋詁强當也言以五千乘之宋加之以淮北足與萬乘之國相當也又算家以有餘爲强管子海王篇令鹽之重升加分强注每一升加半合爲强此云强萬乘之國謂比例萬乘而有餘耳王念孫云北夷當作九夷足正索隱正義之誤淮南齊俗篇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地接泗上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幷九夷與魯衞也秦策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尤爲明證隸書九與北字相近九字上畫中斷卽譌爲北矣史無此所謂三

字或本在前强萬乘句上誤淆於此　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按史記蘇秦傳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此文夫字卽大之譌長賓之下衍秦字秦挾賓下衍客字竝當據史訂正挾字亦疑有譌誤未詳所當作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按楚辭天問篇阻窮西征注窮窘也窮齊與韓策窘楚義同說文憚難也功與庸古通用小爾雅廣言庸償也然而猶然則說詳經傳釋詞史正作然則呂覽行論篇人主之行與布衣異注布衣匹夫此

云布衣之人謂於燕無祿位者以見非燕所使也史作辯士　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今當從鮑本作令若猶或也漢書高帝紀以萬人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注若者豫及之詞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　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按若說猶是說也呂覽振亂篇若說爲深注說若是者文義正同以若此言謂用如此之言若如也又管子山國軌篇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墨子魯問篇此若言之謂也一本作若此言則此文或爲複辭史作苦言蓋字之譌釋詞云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凡經傳然則夫然者皆是也吳氏謂

然字可屬上刺心句於義未安

蘇代謂燕昭王章自憂不足乎鮑注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按憂卽優之省也詩長發敷政優優說文引作布政憂憂自憂卽自完鮑說是也惟云不完則憂殊非字義崔駰達旨人人有以自優自優猶自足也　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按淮南精神篇今夫繇者揭鑁臿負籠土注繇役籠受土籠也又說山篇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注同俶眞篇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注煩辱也或爲頓字之誤漢書李廣傳就善水草頓舍注頓止也文選陸士衡詩北邁頓

承明注頓止舍也　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駕而朝矣鮑注章武屬渤海張琦曰此恐譌誤楚無由取渤海之邑且秦言西面楚卽不得言北面楚北兩字必有一誤按楚策目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十三州志句踐幷吳大城句無以章武功故名句章此云章武疑卽其地北或爲南之譌耳西山謂西山之戎則去戰國時遠疑此葢謂孝公十七年秦敗韓師於西山秦之復强實始此役曩者謂召公分陝而治之時上疑本作二古文上作二故二誤爲上則疑伯字音近而譌當連上爲句周禮

春官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疏引公羊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又呂覽論威篇注上長周室之上猶云周室之孟侯也鮑注上上地燕葢嘗攻得而不取臆造故實宜爲吳氏所譏上言秦楚之强皆戰國時事此則時代遙遠故復言曩者以別之　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按漢書刑法志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注矜持也後漢書張衡傳魚矜鱗而并凌兮注矜竦也矜與砥爲對文鮑注矜矛柄戟葢爲矜施戟於文不合　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按見當爲得下文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正與

此語相應古書得作㝵因誤爲見

燕王謂蘇代曰章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吳曰或作誕按訑字說文作詑詑卽訑也廣雅釋言誕訑也玉篇誕詑言也字異義同　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黃氏札記云今本爲誤謂按爲謂字通不得爲誤鮑本富作美

燕二

秦召燕王章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按漢書高帝紀初懷王與諸將約注約要也文帝紀皇太后固要上乃止胡三省通鑑注要力止也得枳未詳楚世家

惠王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杞疑即杞之譌然與國亡之文不合或吳壞爲只傳寫成枳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巴郡有枳縣亦非是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按鬼谷子摩篇正者直也正告謂直告之不委曲也　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按趙策秦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絕此策本亦作絕絕與卷草書相似因以致誤又卷字通作綣見高誘呂氏春秋本生篇注此或誤絕爲綣復傳寫爲卷耳史記正義釋卷爲斷絕亦本趙策立訓非卷有絕義也　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鮑本寫作象吳曰一本作寫葢古象字作爲譌也按周髀算經笠以

寫天注寫猶象也越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注以善金鑄其形狀寫象義同吳以爲譌非也史亦作寫　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史作有齊無秦有秦無齊當據以乙正　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姚云三本同作君按作君當是藺石地不屬韓且與至公子延文同知當作藺君蓋韓之質秦者也鮑本藺下補離字誤　秦欲攻魏重楚索隱云重猶附也尊也按增韻重輕之對也重楚謂不敢輕楚耳史記司馬相如傳重煩百姓索隱云重猶難也釋名釋言語難憚也人所忌憚也此文亦當訓難附尊義竝不切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鮑

本改趙作已至作質無屬行而三字吳云索隱云當作質按趙字承上文而誤作已是也至與致通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注致者送至也公孫弘傳致利除害注致謂引而至也作至自通不煩改字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注致或爲至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此與上文致藺君義同鮑吳竝沿索隱之誤　已得講於趙則刼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按刼魏下史不重魏字此蓋誤複文以六字爲句謂前以葉蔡委於魏今刼魏而不爲之割也衍魏字卽義不可通羸當從鮑本作贏史亦作贏索隱云贏猶勝也　秦禍如此其大而

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韓策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鮑注之齊者與齊善者此文亦謂善秦者耳非有脫字也以爭當爲爭以或爭卽事之譌衍　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反當爲乃字之譌也

蘇代爲奉陽君章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按此文疑有淆誤當作蘇代爲燕說奉陽君於趙以伐齊鮑改爲作謂亦非　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蘇子也按今當從鮑本作令呂覽權勳篇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貴直篇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蜀子卽觸子吳氏以爲無考誤矣　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鮑

本道作遁按遁與循通義猶道也鮑吳釋遁爲逃竝失其義　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鮑氏以告子卽名不害者而以請齊斷句吳氏斥其妄是也惟亦未能校正按此舉韓爲告代之言子卽韓之稱代也宋策則吾何以告子爲義正同以請當讀以情荀子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曰請當作情皆可爲此文之證秦策請謁事情高注謁告也情實也請告事之情實此卽其義齊果守趙質以甲如人所告於奉陽君者則吾亦必守子以甲　此皆代述韓爲之言

故曰其言惡矣果以之以讀與已同或涉上下文而衍也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鮑注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爲之按荀子王制篇累多而功少注累憂累也出當是由字之誤由與猶通

奉陽君告朱驩章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按新序齊閔王亡居衞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丹字古文作𠂡與曰字形似故誤丹爲曰風俗通作公玉冉亦丹字之譌

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

矣吾無齊矣鮑本改令不合燕爲必不合燕以上文推之
作必者當是吳氏以趙策使順也甘之疑卽此文之順按
齊策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高注順
子齊公子亦一順也未知孰是方言厲合也廣雅釋詁厲
合也知無厲謂知其不合鮑氏改知爲如無義周禮太宰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兩猶耦也或爲爾字之誤釋名釋
典藝爾昵也荀子禮論篇爾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爾也
注爾與邇同　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
是而倍之鮑注次王字衍是也倍疑本作搆缺損爲偝復
傳寫作倍耳鮑吳說並未安　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

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姚云循錢一作脩按循與遁通廣雅釋詁遁欺也又合與搆義同詩青蠅構我二人箋合猶交亂也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薛注脩爲也言構齊趙使之交亂苟有可爲死不足患逃不足恥　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此言臣死而欲齊趙循惡交紛無臣以構之又使之得復相效是乃臣之所患耳言所患不在死也分卽紛之省上文不以今時大紛之下文今臣逃而紛齊趙卽其義也廣雅釋詁紛亂也書帝命驗東南紛紛注紛紛動擾之貌後當爲復趙策後合與踦重者韓策公無辭以後反後字竝復之

誤與此正同　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在字疑當作任淮南覽冥篇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今本在誤爲任在之誤任猶任之誤在也詩烝民有物有則傳物事也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注物猶事也

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姚云自一作日鮑本臣以下無爲字勁作勸攻下有也字累燕上補不字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句乃代策之主旨下乃反覆以申明之篇末云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正與此文相應臣以韓魏循齊取秦結趙以勁之言齊趙雖交紛趙

猶難與齊戰也故復以韓魏遁齊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循與遁通廣雅釋詁遁去也自郤循之壞衍作日者又自之再誤韓魏去齊復爲之取秦而使深結於趙則齊孤而趙勁矣惟如是則近於搆之相攻齊趙或覺而仇燕假令如是爲之將爲燕之累也禮記少儀雖請退可也疏雖假令也此言如是疑於累燕後文乃明其不累之故辭旨自明鮑補不字轉失本義　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按此承上而言既曰爲之累燕而猶欲爲之者以奉陽君疑代已失燕重故雖爲之

不累燕也李兌甚不取於蘇子因疑燕之不予代以卿相以兌之故不以當省不字鮑本予作子亦誤雖字與上同義猶假令也欲王當作辱王音近而誤廣雅釋詁辱污也國語晉語辱之近行注辱謂被以不義蘇子以逃去燕故所爲不及於王也　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呂覽忠廉篇果伏劍而死注果終也　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漢書敘傳垂策書於春秋注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　白珪逃於秦鮑注未詳按史記鄒陽傳注引張晏曰白圭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厚遇之還拔中山疑卽其事秦字蓋

誤　三晉稱以爲士鮑本士上補好字吳曰士上恐有鈌字按鮑吳皆失其義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士皇疏士通謂丈夫也荀子哀公篇如此則可謂士矣注士者修立之名也後漢書仲長統傳以才智用者謂之士

蘇代爲燕說齊章莫爲臣先後者鮑注爲之助也按毛詩傳相導前後曰先後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注先後猶左右也又或後字爲衍漢書酈食其傳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注先謂紹介也　以爲馬食按韓非內儲說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禮記少儀致馬資於有司此卽其義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燕乃伐齊攻晉鮑注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按下云燕兵在晉而不進知此攻字當是次之譌公羊莊三年經公次於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穀梁僖元年傳言次非救也注次止也漢書淮南王長傳野戰次城攻之誤次亦猶次之誤攻　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埊也按禮記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猶收也文選上林賦振溪通谷注引張揖曰振收也古郎故之省爾雅釋詁古故也說文古故也漢書西域傳故服匈奴注故謂舊時也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鮑注晉之下地按

下地謂東地近齊之地也左氏襄十六年傳警守而下注
順河東行故曰下國語晉語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注東
行曰下　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鮑本收作以挍鮑本
以乃引之譌也廣韻引作弘隸書以字或作臥與引相似
而誤韓非外儲說左右引王之說之俞樾曰引當作以與
此正可互證素問五常政大論是謂收引注引斂也引與
收文異義同也　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鮑注燕地也
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吳曰據此策則燕取之於齊
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此文
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未可據挍左氏昭十二年傳齊

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杜注陽卽唐燕別邑或卽此文陽城韓非飾邪篇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至陽城秦拔鄴矣是燕故有陽城後入於齊耳正義誤斷狸陽爲句吳氏謂燕取之齊竝非也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按口事疑是口實一聲之譌國語楚語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注口實毀弄也御猶奏也左氏哀三年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注御書進於君者也　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鄮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按鄮字無義鮑本去邑作貿注貿猶貿顧貿字未有訓爲貣者疑當作貣說文貣作

貫長箋以爲當作貫與貫字形相似因以致誤周書命訓篇極賞則貫其上注貫賣上重字衍吳校是也重卵猶累卵秦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鄒陽傳臣恐長君危於絫卵注絫卵者言其將隤而破碎也中山靖王傳注絫古累字重也　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鮑本作猶列眉也按剗刈二字並卽列之誤而複也者亦眉字形似而譌言吾之信汝朗若列眉之易察也左氏莊二十八年經注國都爲上邑爲下上

言齊謂其都猶言齊之王也次言下謂其邑猶言齊之卿大夫也又或齊即王字之譌王誤爲立後人以劉向有言齊多脫損爲立因改立爲齊而本義遂晦禮記中庸下焉者注下謂臣也王與下亦相對爲文得用得信疑當作見用見信韓非外儲說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得亦見字之譌正與此同與之言曰之謂齊人王許代詭辭以對齊故曰可也自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以至期於成事而已皆燕王謂代之言鮑注並誤　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按周禮大司馬以任邦國注任猶事也或爲仕之譌廣雅釋詁及至也謂至於五年之久也

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鮑本無駿字鮑注且辭也犬馬言己賤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按且將也犬馬疑是大焉之譌大與泰通周禮縫人注引杜子春云馬當爲焉正與此同泰焉者言不以燕爲慮也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將伐齊而代在齊能使之泰焉議不及燕皆自述其任齊之效吳氏云字書無駿字恐卽賤其說亦本鮑注今按駿或淺焉二字誤併爲一荀子哀公篇百姓淺然不識其鄰淺焉猶淺然也泰策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高注言議呂覽義賞篇文公用咎犯之言注言謀也

陳燕合齊燕章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鮑本作則亦已矣按廣雅釋言則卽也作亦則義勝　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鮑本束作乘按趙策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束猶約也淮南道應篇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注申束也墨子魯問篇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俗書乘作乗與束近似而誤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寡人有時復合和也鮑本無和也二字按秦策以陽武合於趙高注合和也呂覽有始篇夫物合而成注合和也此文和也疑是合之舊注傳寫誤爲正文　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

之志若此也按獨字當是猶字之譌
燕饑趙將伐之章楚使將軍之燕過魏按此文本作楚使
者將之趙過魏者誤爲君又誤乙於將字之下後人因改
爲軍耳知燕當爲趙者下文使者乃以說趙王又云燕王
聞之則使者非之燕明矣又秦策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
秦呂覽首時篇與將軍之節以如秦也或當時使者皆假
將軍之號歟　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
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鮑本改先爲無
改予爲與吳曰先上疑有缺文按先即无字之譌也說文
云奇字无通無藝苑雌黃云古皆用亡无秦時始以蕃橆

之橆爲有無之無易乾卦无咎釋文无音無易內作此字予與古本通用不煩改作　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姚云曾劉改西爲北鮑本改承爲乘吳曰此書乘承通按西謂趙之西境作北者北與背通釋名背在後稱也廣雅釋詁背後也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按强吳之處當作强吳之所以敗處字涉下而衍又脫所以敗三字

昌國君樂毅章三城未下高注聊卽墨莒按史記樂毅傳

唯獨莒即墨未服又云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寰宇記引春秋後語唯即墨與萊未拔又齊策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克則聊固爲燕下矣此文三城當是二城之誤注文聊字亦後人妄增也　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按呂覽首時篇往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也即此假節之謂又恃君篇忠臣幸於得察注察知也新序節士篇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此正其義王念孫以察當讀如交際之際際接也其說轉紆　夫齊霸國之餘敎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按呂覽適威篇驟戰而驟勝

左氏襄二十年傳邾人驟至注驟數也史作最勝小爾雅廣詁最叢也文異義同廣雅釋訓閑閑盛也荀子修身篇多見曰閑是閑有盛多義此宜從之不當訓習　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按此文當以趙若許約爲句舊讀葢誤宋字涉上文淮北宋地而衍當從新序省四國者併燕而計也鮑本作楚趙宋盡力尤誤　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按口當爲躬古書躬作躳因缺損爲口儀禮士昏禮記已躬命之注躬猶親也或本作口闕文之識也周書周祝篇萬民之患在口言注人以口言受患王念孫雜志以口爲闕

文古書往往誤口爲口此其類也南使下臣字疑衍策與史文不盡同史無臣乃受命句故宜有臣字後漢書馮衍傳顧嘗好倜儻之策注顧猶及也鮑注回頭而反言其速非也　大呂陳於元英按呂覽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貴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齊之鍾律也　薊邱之植植於汶皇按水經㶟水注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於猶爲也皇即篁之省言薊邱之所植乃爲汶上之竹索隱說當是

或獻書燕王章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

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按王而不能謂王如不能也恃當爲持呂覽愼大篇持之其難者也注持猶守荀子榮辱篇以相持養注持養保養也自持謂自爲保守也左氏昭十九年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持本作恃正與此同事強上以字當連善計爲句以與已通楚策因是以可證將猶其也說詳釋詞老子奈何萬乘之主注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此卽其義　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按三字當爲之草書相似而誤　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

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按能爲猶能謂也又孟子告子下篇固哉高叟之爲詩也音義引丁音爲猶解說也於義竝同廣雅釋詁遂竟也周書太子晉篇逡巡而退其不遂注遂終也

之卒者出士以戍韓粱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按之卒者義不可通疑當作之時而上有脫文卒字當在出士下誤淆於上也古書時作旹與者字近似因致傳寫之譌之時猶是時韓策公行之計謂是計也言燕當及是時出士卒以戍韓粱則與三晉合而趙不得攻燕矣下云不急爲此國必危矣故知上有及時之文也

客謂燕王曰章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獘其衆按

陰出散游對文管子大匡篇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此卽其義齊當作其同音而誤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注興起之王吳曰舉字因下誤衍按舉王當爲興王故鮑氏釋以興起興誤爲與復誤爲舉也國語晉語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呂覽論人篇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已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王懷祖是吳說以當世之王爲受命之君恐非正當讀爲征　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六臂彈其鼻鮑注當作井匽路廁也按急就章屏廁清溷糞土壤顏師古注屏僻宴之名也屏廁清溷其實一也莊子庚桑楚篇觀

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匽焉注匽謂屏廁此不必改同周禮展當爲屨屨之損玉篇足踏貌淮南原道篇先者踰下則後者屨之注屨履也張衡西京賦當足見屨注足所踏爲屨廣雅釋詁彈拼也　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按廣雅釋詁鄰比近也鄰民疑卽隣毗之譌由毗誤甿因轉爲民毗與比通所處二字當有一衍或一本作所一本作處校者旁注傳寫誤併入文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王念孫云陸農師以不雨爲不雨訓雨爲鬬口既屬無稽謂兩與蚌爲韻又於古音不合原文當作蚌將爲脯謂不雨

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鷸得雨則解也按蚌生近水非必仰雨爲命鷸啄蚌肉蚌箝鷸喙相恐之辭惟當各矜所勝陸之改雨爲兩固爲不根王以失雨枯死亦嫌無據疑雨本作甬因以形似誤雨甬與涌通徐鍇云甬之言涌也若泉涌出也廣雅釋詁涌出也素問至眞要大論酸苦涌泄爲利注涌吐也此謂不吐出所啄之肉蚌即將死也與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相對爲文蚌字古音如奉正與涌爲韻　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按而猶以也說詳釋詞或得字爲見之譌古書得作㝵策文得見二字往往互誤

齊魏爭燕章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鮑本魏下復補魏字又改趙爲燕按上文齊魏皆言得趙蘇子以辭据幣薄決知魏爲得天下者則此益言燕合於魏以得趙是以齊遂敗也策屬燕言不重齊魏之爭鮑補改並誤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章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按淮南氾論篇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注景陽楚將新論妄瑕篇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是景陽故楚之威名將也尉繚子將令篇設營表置轅門　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

按策文皆比通用此文皆當爲比涉下文水皆滅表而誤也韓非外儲說比至已誅之矣漢書高帝紀自度比至皆亡之注比及也　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按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見當爲炬儀禮燕禮司宮執燭於西階上注燭燋也儀禮士喪禮楚焞置於燋注燋炬也燭炬並爲爝火之名俗書炬作旲因誤爲見

燕王喜使栗腹章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按齊策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此言酒者謂共賓客之禮酒酒三日猶言觴三日也又或

酒爲酉字之譌酉損爲丣丣卽酉之古文因誤爲酒燕世家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又云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似酒字非誤或一本作壽一本作酒傳寫誤併耳　燕王以書且謝焉按書下疑脫讓間二字又且與徂通往也左氏定十年傳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　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敎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按亦罪字與上文複當從鮑本作棄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是之譌是猶於是也說詳釋詞說文微隱行也詩日月之交彼月而微箋微謂不

明也微出與明怨相對爲文鮑注非是　非君心所望之新序心作惡　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鮑本於作而兩本竝有脫誤新序作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　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新序無三字　棄大功者輟也鮑本棄上有簡字新序作簡棄大功者仇也　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鮑注意度其然待之以不善之心按意與抑同慝當作慝形似而譌也說文慝快也昌國君樂毅章先王以爲慝其志與此義同小爾雅廣詁而汝也詩那顧予烝嘗箋顧猶念也上文今君厚受

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 以快心文正相應新序作余將快心以成而過慝心卽猶快心鮑注竝誤 君之所揣也姚云揣作剬新序作制剬卽制之譌說詳王氏雜志

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 卒留趙不報樂乘及二人四字並衍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按趙不得謂秦爲南且與下句文不一律疑本作西上南鄰爲秦漢書楚元王交傳因西攻南鄰入武關汲古本作南陽此文鄰字亦有譌誤未詳

所當作素問五運行大論所謂上下者注下北也燕在趙北謂之下秦在趙西故知當爲上相對爲文也鮑注下曲陽屬鉅鹿雖本漢志但戰國時曲陽不必卽有下稱反字疑亦多字之譌俗書多作叏因致誤反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按則當爲財字之譌也荀子勸學篇口耳之間則四寸耳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漢書李陵傳財令陵爲助兵注財與纔通謂僅也史傳通用字　請入圖之入字疑當作力篆文力作𠃉入作入二形相近而誤　居之有間按列子黃帝篇立有間釋文間少時也呂

覽去私篇居有間注間頃也　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
必不振矣按王篇以爲也史作謂釋詞謂猶爲也　卻行
爲道史作導道與導通　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
願先生勿泄也按報謂陰有所屬也漢書外戚傳少夫幸
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與此同義　誠得天下之
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按方言
廣雅竝云窺視也詩鹿鳴箋視古示字莊子應帝王篇釋
文引崔注視示之也韓非存韓篇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
釣利於秦而以韓利窺陛下漢書元帝紀坐窺道諸侯王
以邪意義竝同也　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

必矣鮑本不復諸侯無破字按史亦不復諸侯此盖誤衍儐當爲儐字之譌也齊策倍約儐秦勿使爭重趙策六國從親以儐秦又云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儐與擯同齊伐宋宋急章秦挾擯以待破此破字不必爲衍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按管子任法篇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注遇待也漢書公孫弘傳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注遇謂處待之而已深猶甚也見孟子滕文公上篇面深墨注　將軍豈有意乎按豈字古與幾通孟子告子上篇幾希注作豈希史記黥布傳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易小畜月幾望虞注幾其也幾訓爲其故

豈亦訓其秦策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豈亦猶其也　使工以藥淬之鮑注淬當從火堅刀刃也若淬則滅火器耳按漢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淬晉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吳曰淬焠通說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正與漢志義同　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而猶乃也見禮記檀弓注莊子秋水篇釋文引司馬注頃久也有郎其字誤衍鮑本無　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按此文如以豎子爲斥太子而謂使我往而不反是軻已中餒安得爲壯士乎上文太子遲之疑其改悔有日已盡矣之語此文當作今日往

而不及者豎子也於義乃適猶云今日往而不及於事是我不成爲丈夫也下云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其義可見反與及二形相似因以致誤史記荆軻傳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何讀爲荷反亦及之譌也　士皆垂淚涕泣按說文無淚字漢書外戚傳哭而泣不下注泣謂淚也旣云涕泣不得復云淚疑淚爲洟之誤禮記檀弓待於廟垂涕洟疏自鼻曰洟　軻旣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史記作奏之秦王鮑本亦有秦王二字　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怨急劍堅故不可立拔按詩鄭風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也方言劍削自河而北燕趙

之間謂之室廣雅釋器室劍削也削字或作鞘 怨當作恐形似
而譌鮑本作惶急與史文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惶恐
也 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鮑本尺下有寸之二字
按韓詩外傳賜不持一尺之兵此作尺兵義亦自足 方
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
而乃以手共搏之史記作而以手共搏之而猶乃也此本
作乃後人據史旁注而字遂誤併入文耳 左右既前斬
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史
記而上有已字此誤脫也當坐者謂侍王左右之人國語
晉語朱也當御注當值也漢書梅福傳故願壹登文石之

陛涉赤墀之塗當戸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注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此蒙上論功賞爲文鮑注以爲罪所當坐非也

宋衞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韓非說林上篇作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南求二字疑卽索字誤析爲二　此王之所憂也王字韓非作人　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按攻卽拔之誤衍兩王字竝當作玊韓非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吾義固不殺王吳氏以王爲玊之譌

是也墨子公輸篇正作吾義固不殺人　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姚云短一作裋鮑本作裋按此與錦繡爲對文作裋者是也列子力命篇與粢糲對舉韓非五蠹篇與文繡對舉漢書貢禹傳與糠豆對舉後漢張衡傳與黼黻對舉其爲駢字蓋無可疑不得以杜詩長纓短褐轉謂裋爲傳寫之譌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豎卽裋之同音而通借也　惡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也黃丕烈札記惡卽武后字悪之譌也悪與臣同王吏墨子作三事尸子作王使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文以王使義勝謂使般也諸書皆以形似而譌

犀首伐黃章束組三百緄高注十首為一緄也吳曰說文緄帶也詩緄縢傳繩也皆與此不協按續漢書輿服志說綬制云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古今注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竝無十首為緄之說疑緄當為純形近而譌秦策錦繡千純高注純束也又史記蘇秦傳注純匹端名張儀傳注凡絲緜布帛等一段為一純淮南地形篇純丈五尺注純量名也管子輕重甲篇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鐘於桀之國穆天子傳好獻錦組百純皆稱組為純之證　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高注惡其臨已

故將議其事也以注求之議上當有且字文義乃完　坐御以待中之議按說文坐止也與留同意趙策樓緩坐魏三月謂留魏也御當爲衛之譌史記商君傳注引戰國策云衛庶子也今策文作御庶子誤與此同　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廣雅釋詁遂竟也

謂大尹曰章謂大尹曰高注大尹宋卿也鮑氏因左傳傅會爲景公時事吳氏有正按韓非說林下篇有此文作白圭謂宋令尹曰其非景公時大尹明矣

宋康王之時章於是滅滕伐薛按世本稱齊景公亡滕漢地理志水經注並云齊滅滕竹書紀年書於越滅滕春秋

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春秋釋例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丘三十一世爲秦所滅今據趙策蘇代所言秦起中山與滕而趙宋同命以證此策自視諸書爲可據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夏商及周末始爲宋王偃所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　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下鬼神按下當作地承射天笞地而言新序作威嚴伏天地鬼神可據以訂正管子形勢篇天地之配也今本地誤爲下亦與此同　罵國老諫曰王念孫據太平御覽諸書改曰爲者以爲諫者卽國老按淮南俶眞篇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此策文皆對舉諫者上

當有脫字新書新序作罵國老之諫者之字疑亦譌誤
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新書新序並
作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傴下有者字廣韻鍥斷絕也呂
覽過理篇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截亦猶鍥也　王乃逃倪
侯之館遂得而死吳氏據新序得下有病字按史記宋世
家云殺王偃則新序增病字非也公羊昭二十三年傳生
得曰獲呂覽順說篇管子得於魯漢書高帝紀沛公左司
馬得殺之劉攽曰得得而殺之廣川惠王傳奴得辭服師
古曰得者爲吏所捕得遂字疑當作逐說文逐追也逐與
逃文正相應呂覽壅塞篇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故此云逐

得也吳越春秋吳太伯傳逐高而居今本作遂誤與此同

智伯欲伐衞章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鮑本無白字按百白同音通用鮑本百璧卽白璧此葢誤複也後文野馬四百璧一足證鮑本不誤此由後人不辨百卽爲白而以意補耳荀子王制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注或曰白當爲百百之爲白猶白之爲百也高注四百乘也當從黃丕烈說作四一乘也周禮夏官序官圉人乘一人注四馬爲乘儀禮聘禮馬乘注乘四馬也說苑權謀篇作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可爲此文之證　南文子有憂色按說苑復恩篇吳赤市使於智伯假道於衞甯文子具紵絺二

百製以送之智伯將襲衛赤市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南文子卽甯文子一聲之歧也　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大權當爲交權交字殘損因誤爲大呂覽權勳篇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與此文正相類交權亦猶爲權也

秦攻衛之蒲章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按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此蓋誤脫當據以訂正說詳王氏雜志左氏昭十一年傳楚王問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曰衛蒲戚實出獻公故此云衛所以爲衛以有蒲也經傳釋詞今猶若也哀二十

五年傳將適蒲杜注蒲近晉邑故此云必折入魏　公釋
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衞君按士冠禮注戒告
也漢書酈食其傳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
衞使客事魏章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按衞使客事魏
者衞時附魏因使人居魏如唐客主韓楚之事也秦策文
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魏策諸
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則當時固有此習呂覽期賢篇
衞以十人者按趙之兵又云衞可謂知用人矣游十士而
國家得安即使客事魏之旨下文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
急於事人事已者謂衞非謂客也客則當云仕魏且梧下

先生所云云亦非爲客先後之辭也王念孫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以爲衍使字脫王字並非　乃見梧下先生按韓策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梧下猶華下之類魏地名也高注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恐非藝文類聚作梧丘　客趨出至郎門而反姚云續作郭門按韓非十過篇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藝文類聚九十作集於郭門之扈郭亦郎字之譌又內儲說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漢書東方朔傳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郎門蓋宮中之門作郭門者非也

衛嗣君病章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高注食用也麗美也所行爲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鮑注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緤錯挐薄二臣名吳曰食高麗疑人名按淮南說山篇幸善食之而勿苦注食養也漢書景帝紀禁內郡食馬粟注食讀曰飤高麗未詳舊注竝有疑義或謂狗馬之屬也高字疑獢之脫誤詩秦風載獫猲獢釋文短喙田犬也麗字疑驪之省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女以驪姬穀梁僖十年傳作麗姬禮記大學注時辟驪姬之難釋文驪本作麗是驪與麗古得通用爾雅釋畜駷牡驪

下文云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葢猶懿公之好鶴耳韓非內儲說衞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縲泄音近或卽世姬挐薄謂如耳薄疑也錯字未知所指

衞嗣君時胥靡逃之魏章胥靡逃之魏衞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高注胥靡有罪之賢臣也鮑氏亦祖其說按韓非內儲說列此事於必罰其言曰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左氏無害也足證高注之誤吳氏以爲衞君恥失政廢刑

是也韓非外儲說右上篇吳起衞左氏中人也禮記王制墓地不請注請求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宋人請之請歸魯囚也　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之猶及也　三百之城足以爲治吳曰三百或言家按百乃里之譌也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篇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齊策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並爲此證

衞人迎新婦章敎送母滅竈將失火按漢書兒寬傳寬爲人温良有廉知自將注將衞也以智自衞護也釋名釋言語將救護之也此云將失火猶言防失火耳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常莊談謂趙襄子曰按寰宇記引作張孟談謂趙襄子史記六國年表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則此策襄子當爲烈侯之誤鮑改桓子亦非

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按左氏桓三年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犀首立五王章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高注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鮑注五國秦韓燕宋中山也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吳曰五國相王者謂五國皆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按五國僭王非一

時且亦非犀首所得立葢如張儀之請於秦惠施之請於齊耳下云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是齊固不在五國之數高注之失自見韓燕稱王在顯王四十六年宋偃自立爲王則在愼靚王三年下章所言中山與燕趙爲王鮑氏顧不及趙是鮑注亦未得也疑此策所謂五王當是秦趙韓燕與中山也秦之稱王在周顯王四十四年與韓燕相距二年趙世家雖有五國相王趙獨否之文然策云中山與燕趙爲王則趙之稱王固與韓燕同時不得舉宋而遺趙也中山稱王他無可考以其國小不著或不久卽自貶號耳後持疑是特後

之誤倒高注持中山小亦當是特字之譌廣雅釋詁特獨
也儀禮大射儀特升飲注特猶獨也鮑氏釋持為疑非是

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鮑本亡作
立按亡字本當為竝竝損為立復誤為亡竝與并通類篇
竝并也燕策秦并趙北向迎燕注并合也此即其義禮記
坊記鄭注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立亦竝之脫
誤正與此同

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是猶之也
見經傳釋詞或為其字之譌

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
計薦中山之君久矣按呂覽精諭篇人可與微言乎注微
言陰謀密事也微計亦猶陰謀

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

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按羞與中山爲王謂不屑並中山而爲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與季子同母者四注與并也下章中山與燕趙爲王與此與字義同之猶而也淮南氾論篇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御覽引作而行鮑改之爲並恐非令當爲介字之譌也左氏僖七年傳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注介因也十六年傳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注介因也又或今字之誤詩摽有梅迨其今兮傳今急詞也史記汲黯傳注今猶卽今也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燕趙好位而貪利鮑本作好倍按好位好倍並非疑當作奸信二本並因形似而譌左氏成十三年傳奸絶我好趙策背信盟之約奸信謂奸絶信盟也

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按言當爲以字之譌也古書以作㠯因致誤言或卽告字譌衍

司馬憙三相中山章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按史記太史公自序其在衛者相中山漢書鄒陽傳昔司馬憙臏腳於宋卒相中山皆不謂有三相之事此文三字或是之字草書之誤高注難惡也鮑注難忌也左氏哀十二年傳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注難困苦也此云難之謂惡之於君

高注義勝　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按韓非內儲說司馬憙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此文屬耳猶附耳附屬文義相近史記淮陰侯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淮南說林篇附耳之言聞於千里屬耳附耳並謂耳語　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怨當爲怒之譌此與上文趙王必大怒相應

田簡自爲取使鮑注取請爲使也吳曰自謂可以取趙使此書取字如此字多爲與之善而得其心之義按使疑事字之譌古書事作叓因以致誤周策左尙以此得事與此義同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司馬憙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按廣雅釋詁聞智也說文聞識詞也呂覽重言篇謀未發而聞於國注聞知 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按漢書趙充國傳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注商計度也江充傳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正與此文相類王氏雜志以爲當作商權爲資恐非 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鮑本改力爲人吳曰盡力言之按廣雅釋詁流行也流游古亦通用鮑本通作至

晉語道遠難通注通至也文異義同力本作人人字篆文
作乃與力字二形相近因以致誤王引之以力為也字之
譌黃丕烈以神字句絕並非　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
卽猶若也
主父欲伐中山章主父曰何以按何以猶何故也列子周
穆王篇宋人執而問其以言問其故也韓非外儲說作主
父曰何故可攻　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
十家鮑本車下有者字按荀子禮論篇注蓋車蓋也去蓋
及車皆以下賢鮑注與之同車卽與下句不相貫注韓非
作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亦無者字鮑

本誤衍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君下壺飡餌之廣雅釋詁餌食也食讀如飤　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按史記吳世家越使死士挑戰集解引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其猶乃也見經傳釋詞呂覽期賢篇注於猶在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鮑注此害於父之道而羊爲之求爲殉國之法也按鮑説非也韓詩外傳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

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

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此文信下當重信字信明卽申鳴後人因連上句信字誤以爲複而奪之也穀梁隱元年傳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文選運命篇里社鳴而聖人出注明與鳴古字通申鳴害父春秋時事樂羊食子則在戰國故曰古今稱之明非一事也

昭王既息民章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高注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鮑注餔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吳曰以食食人曰餔餽卽餽餉也祭鬼本高注非按餔當作酺周禮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說文吳人謂

祭曰餽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蒼頡餽祭也吳說與飲食義複賈子道術篇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禮記少儀國家靡敝疏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　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按呂覽本味篇故黃帝立四面注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孟子告子下篇出則無敵國外患者注出謂國外也列子天瑞篇將嫁於衛注引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故出於國亦謂之嫁也又莊子應帝王篇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釋文引司馬注出行也嫁與媾義近出嫁猶云行媾史記刺客傳北購於單于索隱云今讀購與爲燕媾

同媾合也言欲北與匈奴連合也嫁媾同聲義得通假下云結親連好並承出嫁之義爲文　君所將之不能半之將之當爲將士篆文之字與士相似而誤鮑補卒字非也　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鮑注民下衍以字吳曰據大事記作心按作心者是也草書心作⺗與以相似而譌秦中當爲秦軍涉下句軍中而誤也　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鮑本改待爲持按齊策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高注之用也又之猶志也墨子天志作天之說文無志字古書多

借之爲志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注待猶備也作待自通不必改持荀子議兵篇觸之者角摧觸謂衝突也　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按禮記少儀疏雖假令也或本在不行下誤淆於上

戰國策補釋卷六終

元和陸俊業季因校